一覺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淡淡的血痕中

一覺
作者：魯迅
1926年4月10日

本作品收錄於《野草》

飛機負了擲下炸彈的使命，像學校的上課似的，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飛行。每聽得機件搏擊空氣的聲音，我常覺到一種輕微的緊張，宛然目覩了『死』的襲來，但同時也深切地感着『生』的存在。

隱約聽到一二爆發聲以後，飛機嗡嗡地叫着，冉冉地飛去了。也許有人死傷了罷，然而天下卻似乎更顯得太平。窗外的白楊的嫩葉，在日光下發烏金光，榆葉梅也比昨日開得更爛漫。收拾了散亂滿牀的日報，拂去昨夜聚在書桌上的蒼白的微塵，我的四方的小書齋，今日也依然是所謂『窗明几淨。』

因爲或一種原因，我開手編校那歷來積壓在我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；我要全都給一個清理。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，這些不肯塗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。他們是綽約的，是純眞的，——阿，然而他們苦惱了，呻吟了，憤怒，而且終於粗暴了，你的可愛的青年們。

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，因爲這是人的魂靈，我愛這樣的魂靈；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。漂渺的名園中，奇花盛開着，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，鶴唳一聲，白雲鬱然而起……。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，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。

我忽然記起一件事：兩三年前，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裏，看見進來了一個並不熟識的青年，默默地給我一包書，便出去了，打開看時，是一本淺草。就在這默默中，使我懂得了許多話。阿，這贈品是多麼豐饒呵！可惜那淺草不再出版了，似乎只成了沈鐘的前身。那沈鐘就在這風沙頌洞中，深深地在人海的底裏寂寞地鳴動。

野薊經了幾乎致命的摧折，還要開一朵小花，我記得托爾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動，因此寫出一篇小說來。但是，草木在旱乾的沙漠中間，拼命伸長他的根，吸取深地中的水泉，來造成碧綠的林莽，自然是爲了自己的『生』的，然而使疲勞枯渴的旅人，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，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，而且可以悲哀的事！？

沈鐘的無題——代啓事——說：『有人說：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。——如果當眞是一片沙漠，這雖然荒漠一點也還靜肅，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蒼茫。何至於像這樣的混沌，這樣的陰沈，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！』

是的，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，他們已經粗暴了，或者將要粗暴了，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，因爲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，是在人間活着。

在編校中夕陽居然西下，燈火給我接續的光。各樣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馳去了，身外但有昏黃環繞。我疲勞着，　　着紙煙，在無名的思想中靜靜地合了眼睛，看見很長的夢。忽而警覺，身外也還是環繞着昏黃；煙篆在不動的空氣中上升，如幾片小小夏雲，徐徐幻出難以指名的形象。

（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。）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